

乾隆皇帝尊崇泰山，几乎每次东巡、南巡，都要前往泰山，祭拜泰山诸神。其中第三次南巡时，弘历留下御笔《岱庙汉柏图》以及相关的御制诗、题记，之后又下令制作了不少与《岱庙汉柏图》相关的玉器、缙丝等工艺品。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蕴含着哪些历史文化内涵？

特稿

乾隆皇帝《岱庙汉柏图》的历史文化意义

乾隆皇帝对泰山和岱庙的登临与祭祀

泰山自古被奉为五岳之尊，是历代帝王们向往的东方圣地，而封禅泰山更成为所有帝王渴望的荣耀。帝王封禅泰山，被视为天下太平、国家鼎盛的标志。皇帝更是在封禅礼仪中加重「奉天承运」「真龙天子」的宗教、政治和文化色彩。自从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后，历朝历代皇帝纷纷效仿他，接连在泰山及其脚下封禅和祭祀，并且建岱庙（东岳庙），塑东岳大帝等神，勒石题字，以感谢上天「授

命」之恩。明朝开始，朱元璋将封禅改为一一般祭祀。乾隆皇帝也和历代君主一样，想通过祭祀泰山表达自己对「上天授命」的感谢，通过这一行为宣示自己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也在祈求国泰

民安。因此，乾隆皇帝巡幸山东、祭祀岱庙及千年汉柏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他本人也非常重视。

乾隆皇帝曾前后共十一次来泰山，其中六次登上岱顶，十次拜谒岱庙。时从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乾隆皇帝陪母亲崇庆皇太后第一次登临泰山始，至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他最后一次巡幸山东并登临岱顶为止。

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二月，乾隆皇帝奉皇太后东巡至泰山，躬祀岱庙，仿康熙时之仪。翌日陪同皇太后祭祀碧霞元君（碧霞元君是东岳大帝的女儿，供奉于

阅读链接

岱庙

◎ 岱庙，旧称“东岳庙”，又叫泰庙（“岱”是泰山的别称。泰山又叫岱宗、岱岳），位于泰山南麓泰城中，主祀“东岳泰山之神”，也是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行大典的地方。岱庙创建于汉代，唐、宋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后经金、元、明、清历代拓修，逐渐形成了如今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辛格非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馆员，主要从事宫廷原状恢复和清代宫廷史研究

泰山护鲁山碧霞元君祠），第三日下山回岱庙，题岱庙匾额曰「资始惟元」。（《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乾隆十三年戊辰三月上」，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第六九页）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三十年（一七六五年）的几次南巡，乾隆皇帝皆于回銮途中过泰山谒岱庙。（赵云田《乾隆帝出巡山东述论》，朱诚如、徐凯《明清论丛》第十

六辑，故宫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第三三〇页）

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乾隆皇帝同崇庆太后第三次南巡回程经过山东。正月二十四日，他遣官祭东岳，至曲阜祭元圣周公、先师孔子。二月初三，他祭先师孔子，遣平郡王庆恒行礼。四月十七日，乾隆皇帝至邹城北，到亚圣孟子庙拈香；又至曲阜县，谒先师庙行礼，下旨赏衍圣公孔昭焕表缎四匹、里缎四匹。是日驻跸泮池行宫（位于山东济宁，由衍圣公孔昭焕于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年）在古泮池旧址上改建而成）。十八日，乾隆皇帝谒孔林（又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至墓门降舆，步入墓前，北面跪，三酹酒（三次把酒浇在地上表示祭奠）后，行三拜礼。十九日，乾隆皇帝至泰

安府岱庙拈香，是日驻跸泰安府城西大营。二十日，乾隆皇帝登泰山，至天仙庙、朝阳洞关帝庙、碧霞宫、玉皇顶处拈香，驻跸泰安府城西大营。二十六日，乾隆皇帝恭送皇太后登舟，由水路返京。（《清高宗起居注》卷二「乾隆二十七年正月至四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第二十一册「乾隆二十七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三二二九页）

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年），乾隆皇帝为恭贺皇太后八十大寿，于春二月奉皇太后东巡谒岱庙，登岱祀碧霞元君。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乾隆皇帝又奉皇太后至泰山谒岱庙、祀碧霞元君。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南巡，皆经过泰山、谒岱庙。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逢自己的八十大寿，乾隆皇帝在阳春三月特意东巡谒岱庙，登岱祀元君。礼毕后，大宴群臣，重赏三军。乾隆皇帝回程经过沿途各州县，减免徭役租税，赐银与百姓数以万计。（赵云田《乾隆帝出巡山东述论》，《明清论丛》第十六辑，第三三〇～三三九页）

乾隆皇帝十一次登泰山，留下了大量摩崖诗刻和御笔碑碣，计一百三十处

（多集中在汉柏院内），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阳洞万丈碑，高二十余米、宽九米，上刻御制朝阳洞诗。他在泰山留诗共计一百三十三题、二百四十一首。其中就包括写岱庙的《祀岱庙》《望岱庙》《谒岱庙六韵》《诣岱庙瞻礼》《环咏亭》《汉柏》《唐槐》等。

乾隆皇帝所绘《岱庙汉柏图》

弘历登泰山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御书碑刻和诗作，还御笔丹青，亲铺彩缣，绘制图卷。《岱庙汉柏图》为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弘历第三次南巡回銮途经泰山，入泰山岱庙参拜时，见庙中有一汉柏甚为奇伟，据汉《郡国志》记载，此柏为汉武帝登封泰山时所植，弘历因此记下此连理汉柏的样貌（可能由随行词臣或宫廷画师协助绘好写生初稿），「以归毡庐，清暇点笔成图，并系短句」，「此汉柏诗图五月十九日由首领董经交内务府裱好装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二十七册，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一八一页）该图收录于《石渠宝笈续篇》，记

御製漢柏圖軸

清 弘历 岱庙汉柏图轴
纸本水墨 纵二九三·五厘米 横一二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遠望嵩山結艮仲近瞻西院
是予仍大株歲月猶愛林芳
古壑頑冰瑞嶽
岱廟東院漢柏六株森
鬱庭宇信數千年神物
奇台至午初夏南迴四辟
徑此默讀其狀以歸繪歷
清暇點筆成圖並系頌句
弘筆



阅读链接

岱庙汉柏院内 连理汉柏

◎ 汉代《郡国志》记载，武帝登泰山封禅时，植树千余株。史传，至今存于岱庙中的汉柏连理即为汉武帝当年手植。汉柏双干连理、同根共生，显示出跨越时空不可遏制的生机与活力。而今汉柏树高十一点五米，胸围三点四米，柏冠幅东西十点二米，南北冠幅七点五米。汉柏西干已经枯死，腹中留有火烧的痕迹，但东干生命力顽强，仅仅靠着树干北面三十二厘米宽的树皮上下输送着养分而存活。汉柏盘根错节、龙枝虬劲，自强不息，器宇轩昂，气贯长虹。乾隆皇帝一生十一次登临泰山，留下一百三十余首诗，其中六首为其为汉柏所作，可见他喜好之深。



岱庙汉柏院内连理汉柏（作者供图）

其曾收藏于宁寿宫。此画纵二百九十三点五厘米，横一百二十二厘米。在诗塘（画心上方的裱心）处，以柳叶篆书「御笔汉柏诗图」六字。画心右上行书题诗并记：「遥望嵩山结昆仲，近临西院是云仍。大椿岁月犹虚拟，万古堦垣永瑞凝。岱庙东院汉柏六株，森郁庭宇，信数千年神物，其西北隅一株尤为轮囷奇古。壬午（一七六二年）初夏，南巡回蹕经此，默识其状，以归毡庐。清暇点笔成图，并系短句，御笔。」下铃「乾隆宸翰」（朱文）、「几暇怡情」（白文）二玺，诗跋右上角铃「石渠宝笈所藏」

（朱文）、画右下角铃「摘藻为春」（白文）。画左下角铃「意在笔先」（朱文）、「烟云舒卷」（白文）以及溥仪所铃「宣统尊亲之宝」（朱文）。弘历在绘画方面有很高造诣，在宫中重大题材绘制中，他与画臣之间围绕画风和画法展开探讨切磋。他常常亲自确定以何种方式、多大尺幅、何种画法、画法和由哪位画臣来承担画作。同时，从弘历绘画作品中可见，他比较看重元代倪瓚和明代董其昌的画法，皴点并施，层次丰富，有的摹其笔墨，有的仿其布局。此幅《岱庙汉柏图》，技法颇

合倪、董规矩，意境上追慕「元四家」雅趣。画面构图选择了最为对称均衡的侧面——汉柏同根合抱、一体双树，又以土丘、瑞草呼应盘根错节的汉柏根基，再以仰视角度展现出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汉柏摄人心魄的生命力，既苍老斑驳，又清癯挺拔，寓意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弘历《岱庙汉柏图》中的汉柏与现实中的汉柏有所区别。图中汉柏的树干左旋而上，现实中其树干右旋而上。差异的原因，一是弘历回宫后凭记忆或是按照画臣草稿摹绘而来；二是乾隆时期，

阅读链接

《嵩阳汉柏图》与 《岱庙汉柏图》

◎ 弘历善画松竹梅等树木，他绘汉柏图共五幅。有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绘《嵩阳汉柏图》四幅（目前见于《石渠宝笈》著录和实物的共有四幅）。这四幅中除了已亡佚的《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的《汉柏图》卷外，其余存世三件均作于一七五〇年，分别作于孟冬、仲冬（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慎修思永”，上有诗题“郁郁嵩阳枝，书院仙柏挺”）、腊月（上有大臣嵇璜、梁诗正、汪由敦书题恭和御制诗），其后两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岱庙汉柏图》只有一幅，作于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

行官位于岱庙连理汉柏北面，弘历从行宫内观察方向是右旋的，与我们观察角度不同；三是《岱庙汉柏图》已非单纯是对汉柏简单写生摹仿，而是对连理汉柏的艺术再加工、再创作，融入了弘历个人的理解，并将汉柏拟人化，寄托弘历特殊理念和情感。



清 弘历 嵩阳汉柏图
纸本水墨
故宫博物院藏
作于乾隆十五年仲冬



清 弘历 嵩阳汉柏图
纸本水墨
故宫博物院藏
作于乾隆十五年腊日

《岱庙汉柏图》的衍生作品

在故宫博物院众多的藏品中，与弘历《岱庙汉柏图》相关的文物，除了《嵩阳汉柏图》原作外，还有五件衍生作品，即缙丝御笔汉柏图轴、乾隆御题青玉填金汉柏长方插屏（一对，有大小之分）、清拓《乾隆御制汉柏图》、近拓《乾隆题汉柏院诗碑》。

《岱庙汉柏图》绘成之后，弘历下旨将这幅图勒碑立于岱庙汉柏院内。碑额作柳叶篆，碑阳刻图、跋、诗。碑阴为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年）刻《题汉柏》诗一首：「汉柏曾经手自图，郁葱映照翠荫扶，殿旁亭里相望近，名实宾主谁是乎」。《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九十六，《故宫珍本丛刊》第五五九册，海南出版社，第五二页）碑身北侧为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刻《汉柏口号》题壬午碑图后诗一首：「历劫哪知苑与枯，谓犹多事写形吾。不禁笑指碑图问，久后还能似此无。」（《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三十六，《故宫珍本丛刊》第五六一册，海南出版社，第一五七—一五八页）碑身南侧为乾隆四十五年（一七九〇年）刻《右环咏（咏）亭》诗一

首：「既成图画复吟诗，汉柏精神那尽之。

碑堵却空留一面，待兹来补岂非奇。」

（《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五十五，《故宫珍本

丛刊》第五六册，海南出版社，第二八六页）

此碑当即故宫博物院藏清拓《乾隆御制汉柏图》和近拓《乾隆题汉柏院诗碑》的原碑。

除立碑外，乾隆皇帝还曾下令内务府造办处做一对青玉汉柏图插屏，将汉柏图和诗刻在插屏的正反面。该组插屏有一大一小两件，青玉质，花纹为



清 御制岱庙汉柏图插屏（正、背）
长三二·九厘米 宽二一·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御制岱庙汉柏图插屏（正、背）
长三〇·四厘米 宽二〇·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阴刻填金。其中较大的一方插屏正面

雕汉柏图，以柳叶篆书刻「御笔汉柏诗

图」六字，右上刻题诗，诗后同原图一样，

钤「乾隆宸翰」「几暇怡情」二玺。插

屏的画面左下刻「意在笔先」「烟云舒

卷」二印。画面右下角刻有「摘藻为春」

印。此插屏的反面外框雕有填金的四条

行龙和一条蟠龙以及火焰宝珠组成的云

龙纹，外框中间留白。较小的一方插屏

正面填金雕有弘历《岱庙汉柏图》，画

面左下方刻有「意在笔先」「烟云舒卷」

二印。外框同样是填金云龙纹。该插屏

反面刻行书「遥望嵩山结昆仲」诗。综

观两方青玉插屏上刻的汉柏，比弘历原

图中的汉柏树叶更茂盛，特别是在下半

部两侧的枝干，树叶比原先多了三分之

一左右，这令整幅汉柏图看起来要比原

图丰满鲜活了许多。这是造办处的工匠

在制作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想象，经加工

创造让画面美化升华之处。

乾隆皇帝还下令将《岱庙汉柏图》

织成缂丝岱庙汉柏图，与原《岱庙汉柏

图有所区别。首先，墨色改成彩色，整体画面更加鲜活生动。其次，借助缂丝技艺的表现手法，加上运用从浅绿碧绿到墨绿不同层次颜色的搭配，使得汉柏枝叶更为茂盛，更加有立体感和层次感。第三，画面细节也有差异，如描绘汉柏树干时，将绘画的皴笔改为苔点。第四，该幅缂丝岱庙汉柏图的不足之处是构图比例与原画相比略显失调，由于树叶、枝干部分描绘过多，出现了上大下小、头重脚轻的局面，导致双柏看起来向画面左侧倾斜，给人即将倾倒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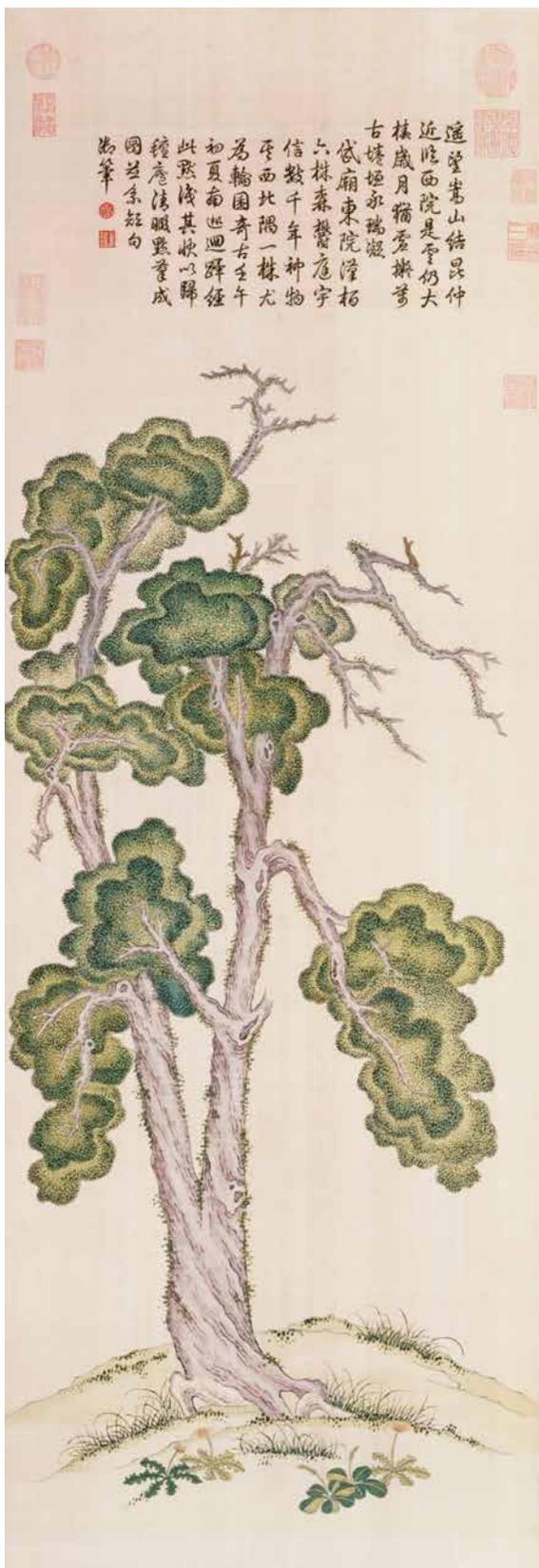
乾隆皇帝重视《岱庙汉柏图》的原因

弘历重视《岱庙汉柏图》，将其立碑，并做成几个新版本的玉雕和缂丝工艺品。而相比之下，他绘制的另外四幅《嵩阳汉柏图》却没有衍生的其他工艺品，究其原因有三：

首先，从政治上看，弘历将文献记载中的汉武帝登封泰山时手植汉柏一事绘图并勒碑撰文赋诗，表达他看重帝王封禅泰山的寓意，绘图赋诗为他祭祀泰山留下佐证，赋予其承继道统的政治象

征意义。他一生东巡、南巡中有十一次至泰山，六次登岱顶祭祀，十次谒岱庙，更是延续两千年华夏统治正朔，强调清王朝皇权「受命于天」的合法性。

其次，从纪念其人生重大事件看，弘历绘制《岱庙汉柏图》突出了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祭祀岱庙这一重要的政治、宗教活动。从《清高宗御制诗三集》中的几首御制诗可见其第三次南巡（一七六二年）当年回銮至京师途经泰山的活动轨迹：《驻蹕古泮池》《谒岱庙》《环咏亭》《汉柏》《登泰山》《登玉符山极顶》《至德州谒皇太后行宫》



清 缂丝御笔岱庙汉柏图
故宫博物院藏

《新城道中》《南巡回銮驻蹕圆明园作》。

弘历东巡、南巡多次祭祀五岳之首泰山，是仿效祖父康熙皇帝只祭祀不封禅的传统，又蕴含着对明以前封禅泰山制度的继承，是以量取胜，反复祭拜泰山表达对「上天授命」的酬谢，宣扬皇位之合法性，得到「封禅泰山」的实际效果。

再次，从个人目的看，弘历六次南巡的前四次和多次东巡，都是陪同圣母皇太后（从六十岁到七十四岁）。他亲诣皇太后行幄问安，或岱庙瞻礼，或登泰山祭祀，或奉祀碧霞元君，极尽孝道。弘历亲绘《岱庙汉柏图》也有祈福皇太后长寿的心愿。中国古代向来有神树崇拜观念，柏树作为神树，自古有沟通天地、辨明忠奸、祛除邪魅的作用，也是长寿的象征。在掌管生死的泰山府君的地界上长出的千年汉柏可谓长寿树瑞，具有吉祥长寿寓意。弘历曾写下向汉柏祈求长寿的诗：「亿禩神麻永，百年庙貌新。」（《谒岱庙六韵》）「佐天生万物，护国福烝民。庆落卜良日，展诚恰仲春。扶桑石突兀，炎汉柏轮囷。肃拜经九载，慈宁值八旬。抒忱颺有吁，介寿頤重申。」（《岁庚寅辛卯国家叠逢庆典预期遣内务府大臣

刘浩赴泰山缮葺各工至是落成神庙倍增轮奂》）

后一首诗写于一七七一年，正值乾隆皇帝生母崇庆皇太后八十大寿庆典。乾隆皇帝在诗中为母亲庆生，也向汉柏许愿祈请保佑母亲和自己长寿。（《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九十六，《故宫珍本丛刊》第五五九册，海南出版社，第五二页）

《岱庙汉柏图》的绘制题记与御制诗折射出了弘历的时代心境。乾隆年间的清朝已经具备了盛世的特征，但是这盛世中亦有隐忧。虽经康熙、雍正两朝，社会矛盾有所调和，但南方士人仍然没有真正在心理上接纳清朝承继中华文化根脉。在他们眼中，那些皇亲贵胄和八旗子弟似乎仍然处于中华正统之外的文化地位。即使康熙皇帝尊儒右文，兴礼教谒拜孔庙，举办博学鸿儒科，尝试笼络江南知识阶层，其侍卫纳兰性德甚至浸濡其中，与明代遗老遗少相互唱和，共赋《黍离》悲感（《诗经·王风·黍离》讲的是周大夫过镐京见荒草中依稀的旧时宗庙，有感于周已被颠覆，心生无限悲感。后此篇常在历次朝代更迭时为前朝遗老所吟唱，以抒心中悲苦）；即使雍正皇帝继续崇儒重道，倡导程朱理学，在《大义觉迷录》中指出：

「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

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苦口婆心地强调但凡在文化上继承中华道统者即为「华夏」，以期彻底解决春秋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时提出的「华夷之辨」，反驳明末遗民视清朝为外来夷狄的统治。但是，这些作为也难以改变江南士子心底的文化成见。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不难看出弘历南巡、东巡行程中祭祀泰山的意涵，其目的之一便是拜谒、寻访中华文化圣地和名胜古迹，彰显对历代君王的尊崇。在十一次临泰山、六次登岱顶祭祀中，弘历不间断地写下大量御制诗来讴歌岱岳大美，敬仰古代圣君先贤，抒发励精图治之志向，又专门为汉柏赋诗作画。这不只显示出其文化修养高标孤绝的自负，更蕴含了尽收江南士子之心的苦心孤诣。《岱庙汉柏图》更是一种象征，标志着弘历和大清王朝是步履先圣之踪，彰显盛世之「文治」，已经彻底继承汉文化正统，是三皇五帝文武周公法统之一脉。同时，在祝福圣母皇太后万寿无疆，寄托孝心的潜台词中，还有着期盼大清千秋万代国祚永昌、福瑞呈祥的心声。